



琴台客聚 彥火

濠江四老丰采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偶爾去濠江鏡湖醫院檢查身體，也一併認識了院長饒不辱先生（現任《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兄的岳父），饒院長宅心仁厚，醫德醫術在濠江堪稱首屈一指，每次問診均鉅細靡遺，細心貼心，令病者有一種回家的親切。此後加上彼埠的閩南老鄉、書法家、《書譜》雜誌創辦人梁老梁披雲先生，因緣際會，經常往來相聚。

後來，筆者在黃德鴻兄主編的《澳門日報·新園地》撰稿，與濠江關係更密邇一些。

此後我進入香港三聯書店，上司蕭滋先生及上司藍真先生，也是兩李的好友，這樣彼此之間走動更勤。

兩李都是海人不倦、學問知識廣博兼有恂恂的長者之風，謙和兼風趣，言談之間，掌故、逸事、趣聞俯拾即是，每次晤敘，煮酒論英雄，妙語如珠，與會者如沐春風。

值得一提的是李鵬壽專著《澳門古今》（由李成俊作序），最先是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其中的編務、書信來往，都是由筆者跟進的，因了這本書，使我對澳門從理論（文字）到實踐（實地遊）都有全面的認識。

因為兩李的關係，我除了因公赴濠江，也常帶家眷到澳門訪友遊玩。

每次與兩李通電話，他們便欣然

接待。偶爾有作家經香港想過澳門玩玩，我只要一個電話通知兩李一聲，他們從來沒有托手躄（拒絕）。

某天，大李打電話給我，說《澳門日報》參與新建的一家四星酒店落成，讓我攜夫人過去度假。

其間倒是發生過一樁尷尬的事。若干年前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與夫人陳文芬伉儷來港，曾向我表示，很想過大海去開開眼界。

我便自動請纓，給二李打了長途電話，二李表示歡迎。但因是旅遊旺季兼有賽事，酒店非常短缺，惟他們表示會盡量想辦法云云。不用多久功夫，回覆酒店已安排妥當。

我們好整以暇，翌日聯袂到了中港碼頭，購了船票，準備過關的時候，才發現馬夫人的護照有些問題。

我只好硬著頭皮向兩李如實報告。都怪事前沒搞清楚，害得兩李之前所有周致安排付之東流。

對此事筆者迄今仍耿耿於懷，覺得辜負了兩李的好意。

兩李無疑是濠江標誌性的人物，是濠江文化天空兩顆閃爍的星宿，現在兩李之一——李鵬壽這顆文化之星的隕落，深感扼腕！

李鵬壽有一個詩意的筆名：梅萼華。

爾今，梅萼凋謝，化作春泥更護花，他幽遠的芳馨，將長留文化界朋友的心間！

（《澳門情書》，之二）



姚孺雅音 姚珏

全人教育

最近我受邀參加了大灣區學校的開校典禮演出，今年9月開校的深圳前海哈羅港人子弟學校和2020年開校的深圳前海哈羅國際學校，聯合舉行開校暨哈羅授章典禮。從校名中可以看到，已經有450多年歷史的英國哈羅公學正是學校提倡「全人教育」的傳統依託。

哈羅公學創建於1572年，招收13至18歲的男生，是英國最負盛名的私立學校之一。著名校友包括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詩人拜倫、印度前總理尼赫魯等。這幾年，哈羅在大灣區的布局，讓我們看到大灣區教育國際合作的潛力，更看到音樂教育在「全人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過國際交流愈來愈受到大家的重視。

什麼是「全人教育」？就是指在健全的人格基礎上，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目的不光是教授學生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品德能力，和諧協作、持續發展。不少學校都把「勇氣、榮譽、謙和、互助」等理念作為全教育的核心。很顯然，這些不僅僅依靠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還是品格的歷練、心智的健全，以及使命的傳承。這和我多年來所倡導的關愛基層孩子的音樂能量計劃，推動香港青年音樂領航者的願景都是英雄所見略同。

音樂教育在全人教育中尤為重要，全教育的核心離不開以人為本，用音樂對於美育情感的挖掘和

思考正是啟發人性的重要一環。必須承認的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獨特的興趣。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以爬樹能力來論斷一條魚，牠終此一生將自視為笨蛋」，因此通過音樂引導每個人發現自己的興趣和內心，是最貼近人類本性的。音樂演出往往需要鍛煉勇氣、謙和互助，才能奏出和諧樂章，因此也最能幫助人釋放情緒，發展團隊協作能力，更能建立自信心和樂觀態度，培養創意思維。音樂教育也是通過對於全人的品格塑造，傳承和影響社會的價值觀，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在我看來，全人教育還有兩點尤為重要。第一就是文化之根。首先全人教育不是西方特有的理念，早在千年前，中國先賢孔子就已經提出。國學家錢穆曾說「中國教育特所注重，乃一種全人教育。……故孔子雖以六藝教，而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教人終以道德為重，才藝為輕」。全人教育離不開培養責任感，規劃大目標，因此也就離不開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因此我始終把堅守中華文化之根作為教育的核心理念。第二就是耐挫力和意志力。「人間正道是滄桑」，正確的事正確的選擇每個人都知道，往往正確的東西是最難的，成功需要不斷面對挫折、重新出發，需要負重前行、行而不輟。特別是面對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人也就更離不開公道人心，成全他人。

運動員的修養素質



水過留痕 少爺兵

中秋佳節良朋共聚，樂事一樁！席間友人們除了向居住在外國的親人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有著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情懷外，話鋒很快集中在中國杭州舉辦的「亞運會」上：「得獎與否，我們都應該向各國健兒的努力表示欣賞及佩服他們的毅力，有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運動員的修養素質不是比一般人更高嗎？何況參加比賽勝敗乃兵家常事，運動員的情緒更應『穩定』，輸了就應首先在我自己身上找原因，過於『自我為是』，過於『輕敵』，這都是參賽者常有的心態，可是過於自信心爆棚的，已是『敗』的前奏！有運動員『敗』了是指因現場觀眾為他的對手『吶喊助威』，嘩！這是什麼理由？簡直『貽笑大方』！亦有運動員敗下陣來時『情緒失控』，將手上的球拍拍爛洩憤……都是什麼的運動員！?言行舉止不單止令其國家蒙羞，這些運動員的素質如何？大家亦一目了然。什麼原因也好，往後的鍛煉就要加倍努力，『賴』這『賴』那，不是一位運動員應有的修養素質，舉止失常也會令人『看不起』！友人又指一位已年屆48歲但仍參賽、揮灑汗水的運動員那份體育精神，十分敬佩！也為她的表現拍爛手掌，她，才是值得被人尊敬。

另一位朋輩則表示，令他驚呆的是「亞運會」的「火炬傳遞手」中有他的偶像「跳水皇后」郭晶晶，看到網上上傳的視頻裏，在郭晶晶捧着火炬跑時，沿途有不少杭州的民眾為她歡呼吶喊：「如果我在人群裏也會為郭晶晶吶喊歡呼，她在跳水項目中的確為中國獲得過很多獎牌，是值得民眾視她為偶像！有香港運動員曾經說過，參賽誰不想獲得獎牌？每次參賽他都将所學的『全力以赴』，因為知道每次比賽果是沒有Take Two，所以不會輕視每位參賽者的競爭力，這亦是對自己及參賽者們的尊重，更要求自己有心雄壯志的鬥志。教練經常都對學員說，不管到哪個國家地方參賽也要拚盡全力，輸了亦要有『體育精神』，就算評判團中有人有『私心』而失公允，運動員亦不要以何藉口有『諷過於人』的言行，是絕不可取！要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每位運動員的『真功夫』及臨場表現，『公道自在人心』就是最客觀的評價。」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第一代電視人

最近有位多年未見的香港電視圈的開山祖師從外地回來，他是我們的老友，一位充滿活力、充滿童趣、智慧十足的兄弟吳承歡！

我和吳承歡是兩代相交，他與先父是老友記，他們志趣相投，喜歡文化藝術，喜歡畫畫，他的畫作是充滿童趣且幽默的。他很早便去澳洲生活學習，回港參加電視工作，退休後便返回澳洲。不過今日資訊發達，我們天天在臉書見面，所以就是多年不見，卻仍然似天天見面。他每天在臉書匯報，早午晚一次也不會遺漏，讓我們知道他今天去了哪裏、見過什麼人、吃過什麼東西——描述，並配上圖片，這樣有心，不是就像跟他每天共聚一樣。

這次他是中秋前夕和太太回港，事前等他安排日子改了又改，大家都希望和這位老朋友聚會，而卻因為只回來十天，單是和家人親戚相聚，便分去很多時間。

等呀等呀等！終於等到他回來，等到我們約好的日子，我們約在有幾十年歷史的老牌酒樓，尖沙咀頂好酒樓，一個有不少人都認得的地點相聚，見面了！大家高興相擁，互相問候，老朋友包括章國明導演一家三口、袁浩泉導演、凌文海、

鍾叮噹、鄭新和負責聚會的吹哨人林司聰。吳承歡和他的外籍太太出席，一堆人見了面說不停，說說當年在電視台的趣事，從幕後說到幕前；又跳過去鍾叮噹小時候在荔園表演的舊事！十幾人每人都有說不完的過去，還有他們交往的往事穿插其中。主角當然最多故仔，難得太太完全不知我們說什麼，卻仍很安靜地坐在旁邊輪流地望着每個人，非常難得，也很尊重老公和他的老朋友。

大家邊吃邊談，章國明又用他的新「玩具」，一個可把控用來拍視頻的玩意，可以用它拍360度環迴視頻，全拾人無一漏，非常之好玩，他很開心地說現在內地設計的產品太精彩了，又平又有新意，令他這位攝影癡可以玩個不亦樂乎，也令在場的朋友大開眼界！

宴會尾聲，吳承歡的外籍太太表示想出去附近逛逛，吳承歡十分放心讓她去到處逛，他則繼續他說不完的事，還回帶由他16歲第一次見到電視機開始講起！

豐富的人生經歷，的確有太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事情，他亦已在臉書寫了很多往事，朋友們可以到他的臉書看看，了解這位第一代電視人的故事！



百家廊 鍾倩

約恩·福瑟的「卑爾根之間」

那是一個怎樣的冷僻之地？小鎮峽灣，天空陰霾，風大，雨多，人稀。一年365天中有300天下雨，日照時間短，深秋和冬季的下午三四點就天黑，直到第二天上午10點才天亮。沒錯，那就是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挪威劇作家約恩·福瑟的家鄉——挪威西海岸卑爾根的海于格松市。

深秋的夜晚，眺望卑爾根，那裏或許小雨零星，窗戶上霧氣繚繞，福瑟開車回家，鄉間的小路上落下一層白霜，恍若靈魂的銀白。我第一次閱讀了他的兩本戲劇選《有人將至》、《秋之夢》，主題都是愛情。不得不說，他的戲劇很「卑爾根」，不同的場景設置，相同的「冷酷仙境」。抑或說，他的戲劇裏都有個「卑爾根之間」。峽灣、秋天、大海、雨、風、窗、屋、照片、長凳或沙發，男女主人公飽受孤獨的困擾，同時又被他人所打擾。契科夫說過：「簡練是才能的姐妹。」福瑟把簡潔發揮到極致，他的詩歌和散文也是戲劇。

《有人將至》開頭即是小散文：「一所老舊，幾乎有點搖搖欲墜的房子前的花園。房子的油漆剝落，有些窗玻璃已經碎了。它面朝大海，寂寥淒涼地坐落在陡峭懸崖一塊突出的岩石上。儘管如此，這所房子卻依然有著自己獨特的飽經風霜的美。一男一女自房子的右手轉角走進花園。」一男一女在峽灣買下一幢坐落在陡峭懸崖上的老房子，他們遠離城市的喧囂，準備過無人打擾的生活。來到這裏後卻發現老房子有人來過，兩人獨守的夢想被打碎，老房子的四面牆，卻無力幫助他們抵抗挫敗和幻滅的到來。屋外傳來不斷的敲門聲，她要開門，他無力阻擋，面壁躺在沙發上；起居室牆上掛的原來女主人的畫

像以及她和丈夫的結婚照，原房子主人的闖入打破了兩人世界的安寧，他們執著地逃離，兩個人融為一體，倒頭來不過是一場夢。「他人即地獄」，沙發、照片以及背後蔚藍的大海，都參與了他們的情感世界，他們彼此享受，卻無法抵抗他者的入侵，一如無法抵抗風雨、海浪的侵蝕。這樣一來，道具不再是道具，而是有靈魂的人，以此構成情感的張力和複雜的心境。而舞台劇中，迂迴重複的對白、水意蕩漾的世界，本身也是主人公內心世界的投射；他們讓我們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深海和暴雨，他們的困境何嘗不是我們的困境呢？

卑爾根，讓我們在「世界盡頭」遇見未知的自己，看到人生的無限可能。他的長篇小說《憂鬱症》，故事圍繞青年藝術家拉斯·赫特維格的創作心路和悲劇人生。在《憂鬱症II》中，他又虛構了赫特維格的姐姐歐蘭，圍繞畫家剛去世不久，歐蘭對弟弟往昔記憶的回顧和審視，現實與夢幻交織，為他此後的舞台戲劇奠定基礎。

縱觀約恩·福瑟的小說創作，主人公大都是孤獨的、徘徊的、寂寞的，甚至有暗疾的普通人，與其戲劇相同之處在於字裏行間的詩意暗湧。儼然，這明顯帶有自傳式的烙印：他7歲獨自乘船外出，12歲開始寫作，24歲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紅，黑》，後來嘗試過搖滾和繪畫。31歲那年，他因一場破產事件而「跳進文學」，跨界轉向劇本創作。他曾說過：「在小說裏，你只能運用詞語，而在戲劇裏，你可以使用停頓、空白和沉默：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東西，一種啟示。」以戲劇《秋之夢》為例，出場人物共5人，講述男人女人在長椅上調情，此前因為男人的婚姻兩人關係被迫中斷，後來舊情復燃。開頭同

樣是詩化的唯美場景：「廣大的教堂墓園中的一隅。晚秋。雨才住。黑色的樹們。有些葉子還殘留在樹上，有些已經落了。一條礫石小徑。一條油漆已剝落的，飽經風霜的長凳。」簡單幾句就涵納完整的舞台背景，而在劇中他依然延續迂迴重複和意識流，那些常人眼中反覆重複的台詞、靜場和簡單到不能簡單的對白，卻極具節奏感和音樂性，本質上暗合着生命的無奈、脆弱、鄙陋和苦難。

福瑟的作品中，幾乎全是海浪般的低音、晚秋的憂鬱、房內的隔閡、落葉的響動、雨水的靜謐，用小的、弱的、低的，靜的反襯精神世界噬骨般的孤獨感，從而「為不可言喻的事物發出聲音」，這使我重新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文學乃是人學，它關照和悲憫的從來都是「微塵眾」，是被遺忘和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困境。卑爾根的，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在人類困境和生死面前，我們殊途同歸。

在我看來，諾貝爾文學獎「爆冷門」並非什麼壞事，不啻於一種文化的有益補充和「美美與共」。很多時候，我們需要「陌生」來抵抗庸俗和日常，繼而欣賞到世界的複雜和多元。特別是歷經全球疫情的3年淬煉，我們應該是時候回歸了——回歸文學的本來面目，關切生存的疾苦與冷暖，看見內心的孤獨與迷惘。

當然，福瑟還讓我看到文學創作的多樣性和共通性，看到向上生長的詩意蔓延心頭。正如福瑟首部詩集《含淚的天使》中所寫道：「秋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感覺/舌尖在嘴裏。那樣的年輕，紫色/還有路燈，和雪。」眺望卑爾根，我看到路燈和雪，看到鱗鱗裏拚命搖曳的微光，還有一個開車慢行可愛的福瑟老頭。



路地觀察 湯禎兆

一念之轉

男拔生失蹤被尋回後，竟然演變成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網民覺得他這樣在山中捱過黑雨和九號颱風實在太不合理，又不滿他的媽媽過於冷靜，覺得別有內情；又認為動用太多資源，令紀律部隊大費周章浪費資源。輿論風向由同情變了譴責，實屬不幸。

內情如何，又或者是否真有內情，實在難以判斷。但依據不知者不應該有太多意見的道理，其實網民也深知網絡暴力的影響，為何大家還不收斂？現在收斂是兒子沒有喪命，那就好了，是意料之外的美好結局，其他人為何還這麼多意見？至於紀律部隊，那是他們的工作，我相信沒有紀律部隊成員會覺得救人不是麻煩的，否則消防員是否要罵忘了熄火的太太？社會難道不再可以接受不小心、不開心的疏忽？

記得早前有一失蹤長者因為自己去行山，結果迷路失蹤，最後只能尋得屍首。網民又大聲聲討一個人去行山的人。其實一個人行山，只

要跟路徑，裝備足，問題不大。難道上家樂徑也要成群結隊嗎？記得以前跟攀山的朋友談過，他說其實並不特別喜歡這種運動，反而是喜歡一個人面對大自然的快感。一人行山者大概也有此感覺嗎？獨個兒想遠離人群，靜一下，享受大自然。我覺得罵人的網民都應該不是行山人士。現在郊野成風，準備不足易生意外，其實與人數多寡沒有直接關係；大部分獨自行山其實沒有問題，不用全成罪犯吧？紀律部隊受過專業訓練，面對不如意的天氣，也不會不理形勢，不顧同袍安危，而盲目出動救人。如果要罵每一個求救的人，這樣不是更不健康嗎？

近年來，網絡欺凌問題更加嚴重和普遍化，尤其對青少年產生了嚴重影響。這位中學生年紀還小，外貌曝了光。雖然網民興致是短暫的，但對他的評論卻永遠留在網上。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受害者可能遭受心理創傷、抑鬱、焦慮等負面後果，為何因為要自我表達，而危及一家人的心理健康呢？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從長安到西安

這兩日，特首率領高規格代表團上京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不覺間，「一帶一路」倡議也推進落實了整整十年。文件上的藍圖勾勒，字裏行間的細節描摹，於普通民眾而言，遠不如實實在在的生活改善，來得更為直接和實惠。本月初，連接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和高隆的高速鐵路「雅萬高鐵」，正式開始商業化運營。多年前曾到訪雅加達，對這座城市公共交通的雜亂擁堵，印象頗深。幾年時間過去了，不成想中國高鐵也開始服務當地民眾了。作為東南亞的首條高速鐵路，雅萬高鐵不僅將兩座城市之間的通行時間，從超過3小時縮短至40多分鐘，更重要的是，這條完全採用中國標準和中國技術的高鐵，在就業機會和生活空間上，也給當地帶來顯著改變。

交通設施的改善，只是「一帶一路」倡議帶給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改變之一，更多晝夜

不息穿梭的中歐班列，則把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工業必需品，物美價廉地送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角角落落。上次回西安，我就發現，街道上不止多了眉眼濃烈的中亞美女，餐桌上還多了產自哈薩克斯坦的啤酒和蜂蜜。

回西安，聽起來遠沒有回長安那般豪邁。長安近年來頻頻登上熱搜，上半年的電影《長安三萬里》，讓詩意長安再度勾起了無數人對錦繡漢唐的嚮往。詩歌在，長安就在。剛剛過去的中秋國慶黃金週，將西安圍得水洩不通的遊客，在大唐不夜城的燈火璀璨裏，努力尋找盛唐的萬千氣息，在古樸莊嚴的大雁塔下，觸摸曾經的盛世輝煌，在莊重方正的巍峨城牆上，感知歷史的溝壑年節。

我常常幻想，當年張騫風塵僕僕回到日思夜想的長安時，他的眼底到底是一片怎樣的浩瀚廣宇。司馬遷用「鑿空」一詞形容張騫溝通西域的重大貢獻，史家的眼光總是深邃廣袤。張

騫不單是為中西方世界商業繁榮開啟了無與倫比的機遇，也飽含着對漢王朝統治者自此開拓視野擴大襟懷的期盼。我也常常幻想：30歲的李太白初登天子門時，他的胸中又該是一幅怎樣的燦爛錦繡。詩家的語言總是浪漫而富有激情，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每一句都凝練豐富，每一幀都情緒飽滿。每一次回西安，看到紅日西垂鐘樓角，看到新月如鉤城牆頭，看到灞柳依依天色暮，看到朱雀大街國槐蒼翠，看到興慶宮湖上泛舟，早年誦讀過的詩三百，便如曲江池水一般，看似碧水微瀾，心下早已澎湃奔騰。

從昔日絲綢之路上的起點漢長安，到如今「一帶一路」倡議重要節點城市的西安，歷史正在用一種更開闊的視野和格局，讓這座積澱豐厚連接古今的城市，再次尋找新的方位。